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十八回 金輪山大師被劫 塞氏堡同伴求援

話說妙善大師聽了永蓮一番勸導，即收攝心神，連連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走，走，走！」大家匆匆前行，走不到三□步遠近，忽聞一陣勾丹礫格之聲，好似蠻人講話一般，那聲音從一座深林內送將出來。三人一聽，情知不妙，舉眼看時，只見有一隊夜叉野鬼從樹林中直撲過來。她們不看便罷了，如今一見了這隊夜叉，不由得大家心驚膽戰，欲待拔腳奔逃，可又奇怪，兩條腿好似生了根一般，再也休想提得起分毫。看看那些魔鬼，已是越來越近，永蓮在這危機之中，也顧不得什麼，一把拖了妙善大師的手，拔步便走，跌跌爬爬，走不多遠，妙善大師已栽倒在地。於是就有一個夜叉，直撲到大師跟前，一伸手把她擒了過去。

永蓮沒法可想，只得捨了大師，一直奔了二、三里路，回頭不見有夜叉來迫，方才定了心，放緩腳步，慢慢走去，一路尋思道：「今番可是完了。大師既被夜叉劫去，老奶奶又不知下落，諒來也是難逃災障！如今只落得我一個人，獨行踽踽，如何是好？」

正在沒有主張的時候，忽後面有人喊道：「永蓮慢行，等我一下啊！」

永蓮一聽，知是保姆的聲音，索性立定了腳，回身看去，果真見保姆一顛一跛地走來。永蓮急問道：「老奶奶，你倒脫險來了，大師是怎樣了？」

保姆搖頭歎息道：「休再提起，那群夜叉自抓得大師之後，一個個都歡呼跳躍，簇擁著她向深林而去，卻丟下我，毫不相顧。我又見你逃了，故特趕來和你做一起，且商議個救援的方法。」

永蓮道：「那一群夜叉鬼生得多麼兇惡，料想大師被他們劫去，絕無好相與，我與老奶奶都是手無捉雞之力的人，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救得她呢？」

保姆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見死不救，到底失了出家人慈悲之旨。我想前面離塞氏堡不遠，不如且到那邊，尋找幾個善姓，一同商議援救大師的方法。其實這也是無可如何中的辦法，聊盡人事罷了。」

二人計議定了，便取道向塞氏堡而來，不在話下。

我寫到這裡，不免將夜叉之事表明一番，以免讀者誤會。

你道那群黑鬼，果真是夜叉嗎？其實卻是山中的特種人類。這一群人尚未開化，他們仍舊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，身上也不穿衣服，生著寸把長茸茸的黑毛，臉上的毛雖比較短些，但也足以掩蔽皮肉而有餘，只露出白溜溜的兩隻眼睛和一張血盆般的大口，遠遠望上去，好生怕人。永蓮等不知就裡，故一見之下，只當是夜叉野鬼。

這一班未開化的毛人，向與外界隔絕。他們自在山中獵取禽獸來充饑，吃飽了不是四散閒遊，就是在林中酣臥，不知什麼生產作業，也不到山外來與人相通，但山外的人，如其在山前走過，不聲不響，他們在深谷中也不會聽得，可以安然來往。若被他們知道時，便要出來和人為難。倘然是遠地方人不知厲害，誤入了他們的山谷中去，那麼你再休想生還，因為他們生性異常殘忍，會將捉到的俘虜，演出那生開活剝，開膛破肚等慘劇。故附近的居民，非必要時或可以繞道走的，總不肯輕易在金輪山下來往，就是必須由此道來往時，也都凝神靜氣，悄悄地過去，再也不敢作聲驚動他們。

今番妙善大師等必須在此經過，故劉老兒也曾叮囑過，只是並沒有說出原因來。要是早說明了，妙善大師也不至貪看山色，和永蓮高談闊論，驚動這一班毛人，惹出陷身虎口的災難了。其實這也是她命中的一重魔劫，不能免的啊！

保姆和永蓮二人，足不停步，一路往塞氏堡方面過來，足足走了大半個時辰，方才到得堡外。那時堡外正有一班人在那裡挑泥擔水，收拾堡牆，看見了二人，就知是外路來的，因為這裡是向來沒有僧尼羽流的，故服飾上一見便知。他們很覺詫異，都停了手小工作，圍上來向二人問詢。保姆便合□為禮，先將自己來歷詳細說了一遍，接著便把金輪山下經過，妙善大師被夜叉擒去之事，告訴了眾人。

大家一聽此語，不覺都伸出舌頭來，半晌縮不進去，同聲說道：「好險，好險！你二位不知福分有多大，才被你等脫逃到此，要不然此刻連性命都結果了哩！」

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嘈雜著，早驚動了堡內一位官人，疑是這班工人有什麼事在此爭吵，故閒閒地踱將出來，喝道：「大家不在做工，噯噯些什麼？」

工人問言，都說：「孫大官人來了。」就中有一個工頭模樣的人，走上前去稟了一番，那位孫大官人便和顏悅色地說道：「如此就請二位進堡，到舍下坐地，再作計較。」

原來這位孫大官人，單名一個德字，是這裡的堡主，平日樂善好施，遠近很有他的名頭。現在看見了這兩個可憐的尼僧，自不免招呼她們到家款待了。

當下保姆、永蓮二人，跟了孫德進堡，一直到他家裡，分賓主坐定。永蓮心念著妙善大師，便首先開言道：「大官人啊！我們二人雖然脫險到得此間，只是還有同伴的妙善大師，如今卻陷身在夜叉隊中，不知如何受苦。總要求大官人大發慈悲，想個方法出來，搭救於她，這場功德比了修橋補路，還要大呢！」

孫德聞言，連連搖著頭，一面將山中所遇的是野人並非夜叉的話，告訴了她們；一面又說道：「這班毛人，與外間隔絕，彼此言語不通，又沒情理可講，山谷中就是他們的世界，誰敢去撩撥他們？又有何方法，可以救得你們那位同伴呢？況且這班毛人，生性□分殘忍，凡誤走入山的人，總被他們生吞活剝，絕無生還之望。就是端的有了相救的方法，此刻卻也嫌遲了，又何況無法可施呢？我看朝山的話，只好你們二位自去，那位被陷的師父，是沒有希望的了！就是二位前往，前途的危險也正多著，卻須一路仔細哩！」

保姆和永蓮一聽如此說法，不由得心上如刀鑽劍刺一般，兩股熱淚，撲簌簌直滾下來。永蓮嗚咽著說道：「大師啊！你一向心志專一，聲不能悅你的耳，嗅不能亂你的鼻，味不能擾你的口，色不能戀你的目，一切富貴榮尊不能動你的意。修到如此田地，今番不合貪看山色，招出這一場災禍，弄到功虧一簣，叫人怎不可惜？」

保姆接口道：「永蓮啊，你且休一味地埋怨她。她現在雖陷於險境，生死存亡究竟還不曾有個實在的消息。那我們對於她的希望，還不會完全斷絕。她畢竟是個志心修行的人，佛祖豈有不加保佑之理？佛法無邊，或者竟能化險為夷，也未可知。我們雖沒有救她的方法，但是三眾出來朝山，終不成就此拋撇下她，我們卻另行前去之理？就是果真她已不幸被毛人所害，我們就不該獨生，死也死到一起去，才顯得我們一德一心啊，」

永蓮道：「奶奶說得是，如此我們仍回到金輪山去，入山尋訪大師的蹤跡，就被毛人生吞活剝了，也只算前生的孽障。那麼，此地非久戀之鄉，我們走吧！」

於是二人起立，合□向孫德告辭。孫德卻起立攔阻道：「陷了一個，再憑空送上兩個，此事斷斷乎使不得！」

兩下正在爭持，喜信卻自天外飛來了。正是：

憂疑剛聚結，喜信忽飛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